

琦君 / 著

符立中 / 主编

心安是归处

琦君创作
60周年散文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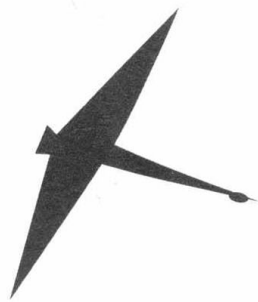
生活可以随遇而安，
但是内心深处要有一个生命的归宿。

人生各在烦恼中过活，
但必须极肯定人生，
乃能承受一切幻灭转变，
随时赋予环境以
新意义，新追求，
超脱命运，不为命运所玩弄。

【文艺出版社
NEW LITERATURE AND
ARTS LTD.

心安是归处

琦君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安是归处 / 琦君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594-2964-3

I. ①心… II. ①琦…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22517号

心安是归处

琦君 著

责任编辑 唐 婧 黄孝阳

图书策划 韩成建

装帧设计 微博@一页好事

责任印制 郝 旺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2964-3

定 价 4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 83670070

琦君，祖籍浙江温州，台湾地区女作家、散文家，师承“一代词宗”夏承焘，文学造诣颇高。其散文用至纯至美的文字写至真至善的情怀。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

著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四十余本。作品经常被选入中学课本，并被译为英、日、朝鲜文，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CNTIME
时代华语国际

图书监制：胡家
图书策划：韩成建
责任编辑：唐婧 黄孝阳
封面设计：微博@一页好故事
版式设计：胡玉冰
书签绘画：黄有维



微博@黄有为水彩

团购热线：010-83670231
购书地址：www.chinamediatime.com



目
录

第一部 我爱这世间的一切

苦涩慈母心	002	过年	054
『新女性』	004	故乡的农历新年	057
天下无不是的『子女』	008	玉兰酥	061
口粮饼干	014	团圆饼	065
水是故乡甜	018	元宵节的故事	068
下雨天，真不好	023	春酒	070
看戏	030	阿玉	074
桂花卤·桂花茶	046	葡萄干面包	102
粽子里的乡愁	050	头发与麦芽糖	105

第二部 从恍惚的回忆中走过

母亲的金手表	110	绣花	141
百补衣与富贵被	115	穿花球	146
妈妈银行	120	虎爪	149
妈妈，我摔跤了！	126	菜干	152
母亲的教导	129	中个女状元	156
妈妈的小脚	131		
和妈妈同生肖	133		
母亲的菩提树	135		
编草鞋	137		

第三部 三更有梦书当枕

三更有梦书当枕	160	电影与我	214
——我的读书回忆		细雨灯花落	217
母亲的书	180	钱塘江畔	219
念师恩	185	梅花的踪迹	237
忘我	187	水晶宫的怀恋	260
阿标叔	189	钻石人生	263
我的佛缘	198		
字典的故事	205		
父亲的两位知己	208		

第一部



我爱这世间的一切

苦涩慈母心

读了一位朋友主编的青年励志文集的序文，非常感动，也感触良深，就写信给朋友，谈起作为一个母亲，究竟要如何和儿女接近，做他们的朋友呢？那位朋友的回信简短而诚恳，却沉痛地提到她自己四年前丧失爱子的大恸。她说：“做一个母亲，只要能常看见儿女，就是最大幸福了。人各有命，不要再替孩子操心了，还是为喜爱你文章的读者，多写点吧！”

我感谢她的劝告，却不由得泪水盈眶。母亲的心啊！多么辛酸苦涩？

处在今日千变万化的人世，能得骨肉团聚就是福，家人平安就是福，其他的真当一无所求了。

其实我又未尝不是这么想呢？我盼望看到的是儿子容光焕发的神情，听到的是他琅琅笑语之声。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但见面难，连通电话都难，我即使见了面也相对无言，即

使在电话中，他的声音是那么的冷漠与陌生，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呢？

我不禁想起他幼年时扶床绕膝的憨态，睡在小床上大着舌头唱“哥哥爸爸真伟大……”的快乐小胖脸。我更珍惜的是他渐渐长大点以后，为我用火柴棒搭的立体“快乐”二字，用蜡笔写了大大的六个字：“妈妈，给你快乐。”

如今，火柴棒的胶水早已脱落，“快乐”两字歪歪倒倒，我把它收在盒子里永远珍藏。每回打开，都发呆好半天，总希望有一天，他会说：“妈妈，让我来为你修补吧！”

我坚信，三十多年来，他一直都为给妈妈快乐而努力吧！其实，我不要求他给我快乐，我希望的是他自己能快乐。

我对自己说，不要再操心了。要接受朋友劝的劝告：“做一个母亲，只要能常常看见儿女，就是最大幸福了。”

“新女性”

我自幼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旧教育。每读《女诫》里有关妇容、妇德的训词，教人“笑莫露齿，立莫摇裙。”对那位作者曹大家，虽然钦羡她是位伟大的才女，却对她的教训有点反感。

在城里念女子师范的四姑回乡下来，我问她有没有读过《女诫》，她头摇得拨浪鼓似地说：“我才不读那种落伍的、压抑女性的书呢。如今是文明时代，我们要做新女性呀！”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新女性”三个字第一次进入我的脑筋。看四姑早已剪去长发，小脚也放大了，穿的黑色半高跟皮鞋，走起路来咯咯咯好神气。可是她看书总是躺在床上，坐没坐相、吃没吃相，哪能跟她端方、勤劳、说话柔声细气的嫂嫂比呢？我悄悄地问母亲：“妈妈，四姑说她自己是新女性哩，您觉得呢？”母亲有点不解地问：“什么叫新女性呀？”我说：“新

女性就是脑筋很新的意思。一切都要跟男孩子平等。”母亲笑嘻嘻地说：“她讲究的就是自由自在吧！所以她就躺着看书，歪着身子吃饭了。不过一个姑娘家总得有姑娘家的味道，将来出了嫁也有做媳妇该有的本分。男孩子一样要尽本分呀，这才叫平等嘛。”我觉得母亲讲得蛮有道理的。

后来我也进了女子中学，那时“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的口号已高唱入云。训导主任对我们说：“男女是应当平等的，但女孩子第一要培植自己的学识才能，训练独立的思考力，要自爱、自重。将来无论是做家庭主妇或职业妇女，都能和男生一样贡献心力，这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才能争取女权。”

我把老师的话转述给母亲听，她听到“女权”二字，高兴地把拳头一伸说：“我也有女‘拳’呀！我一天忙到晚，一双手使力多，拳头越来越粗壮。若不是我一双手照顾家务、做菜做饭，你们能吃得这么舒服吗？一年下来能积蓄这么多钱吗？”

听得我很感动，就写信告诉远在北京的父亲。父亲来信说：“汝母之言是也。汝尤当努力进德修业，期将来出人头地，为女性争光。”父亲每回都是“汝母、汝母”的，连写信都摆起面孔，对母亲没有一句温柔的关怀问候，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男女不平等呢。幸亏母亲很得意自己的双拳壮健，把家务一肩挑，母亲岂不就是独立的新女性呢？父亲要我出人头地，为女性争

光。在我心目中，坚强勤奋又慈爱宽大的母亲，已经为女性争光了。想到这一点，我倒是感到心中很安慰。

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恩师常启迪我说：“女性在文学上当充分发挥温柔敦厚的美德。柔能克刚，尤可增进人间祥和气象。何况造物赋予人类的心性德行，原是无分男女，一样完整的，只看你是否能把握这份天赋，予以发扬光大了。”

恩师的海谕，时时在心。生为女性，从不敢妄自菲薄。相信文学无分男女；无分新旧。但愿把握真善美的原则，率性而写，写出言之有物的作品。记得多年前读过印度奈都夫人的诗，她以全部心魂写祖国的风土人情，感人肺腑，连甘地都因读她的诗篇而引发政治灵感，领导印度和平革命获得独立。像奈都夫人的诗篇，真可称得是新女性文学的典范。更值得钦敬的是她谦和礼让，她一边握笔，一边照样的相夫教子，治理家务。

今日社会形态变迁快速，文学创作的内容与风格，日新月异。但新与旧原是一脉相承的。有如一棵树，由根茎吸收大地的营养，由枝叶接受雨露阳光。才能欣欣向荣，日新又新。可见得没有传统，何来现代？

生在今日开放的社会，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女性，尤当于旧传统的女性美德中，体会出高尚的人生境界。作品必须言之有物，不写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不写哗众取宠的色情暴力。

把握着真善美的原则，写出真正的新女性文学。

近年来，各地的女性文学创作繁花似锦，各具风格。可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我仍以个人的文学尺度，在阅读上有严格的取舍。我不免对好友们自嘲地说，我，是个新时代的旧女性。我的作品，当然够不上被称为“新女性文学”了。

天下无不是的“子女”

当我在十月二十八日读到台湾中华副刊《一个女儿的心声》一文时，不是“感触良深”，而是心情非常激动。我吃惊的是，世间真有如此不谅解子女到不近人情地步的父母吗？我相信主编先生刊出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子女的痛苦，罪在父母”，他只是希望为人父母者，要多多反省，正如为人子女者，也要多多反省。

我并不怀疑该文所说的真实性，我也不应该怀疑。可是我是如何热切地希望，“莫愁”的父母，也能写一封致主编的信，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情，和读后的感想。可惜写文章的是女儿，沉默的是父母。于是就变成了“万方有罪，罪在父母”了。这能说是公平的吗？

今天（十一月六日）读到杨小云女士的《多要求自己》一文，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提出三点指示，实在是非常中肯、剀切的肺

腑之言，使我非常感动，可以说她已替许多父母说出心里想说的话了。尤其是第三点：“天下事都是有因有果。”她问莫愁，为什么小时候把她当掌上小公主般呵护，长大了百般辱骂？她可曾反省过呢？人心是肉做的，父母的心尤其与子女息息相关，为什么父母会对她如此反感，能没有一点理由吗？杨女士又问她有没有“勇于责人、宽于律己”？问得真好。莫愁能写一手情文并茂的好文章，想来应当是通情达理之人，但她能在校中得人人喜爱，为何就不能得父母欢心？即使是养父母，也不至有如此深的成见吧。我知道杨女士是一位小说名家，一位年轻的慈母，她过去的工作又使她最最了解青少年心态，她的话是最最公平、中肯不过的。

就拿我个人来说吧，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的孩子并不古怪，他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对这样一个孩子的启发与教养，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在他成长中，社会形态的急遽变迁，学校教育与老师求好心切的种种因素，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困扰与痛苦。加以专家学者们的种种理论，给孩子更多反抗父母的合理根据。他竟然在日记里写他是“备受父母冷落的寂寞孩子，父亲只知经商挣钱，母亲终日坐在牌桌上，三餐不管。”如果老师关怀访问家庭，也可真相大白，偏偏老师也漠不关怀，无暇及此。我在偶然的会中看到日记，虽然又气又吃惊，但也